

非



张尔客
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SARSBIRDS
SARSBIRDS
SARSBIRDS
SARSBIRDS
SARSBIRDS

SARSBIRDS
SARSBIRDS
SARSBIRDS
SARSBIRDS
SARSBIRDS

SARSBIRDS
SARSBIRDS
SARSBIRDS
SARSBIRDS
SARSBIRDS

SARSBIRDS
SARSBIRDS
SARSBIRDS
SARSBIRDS
SARSBIRD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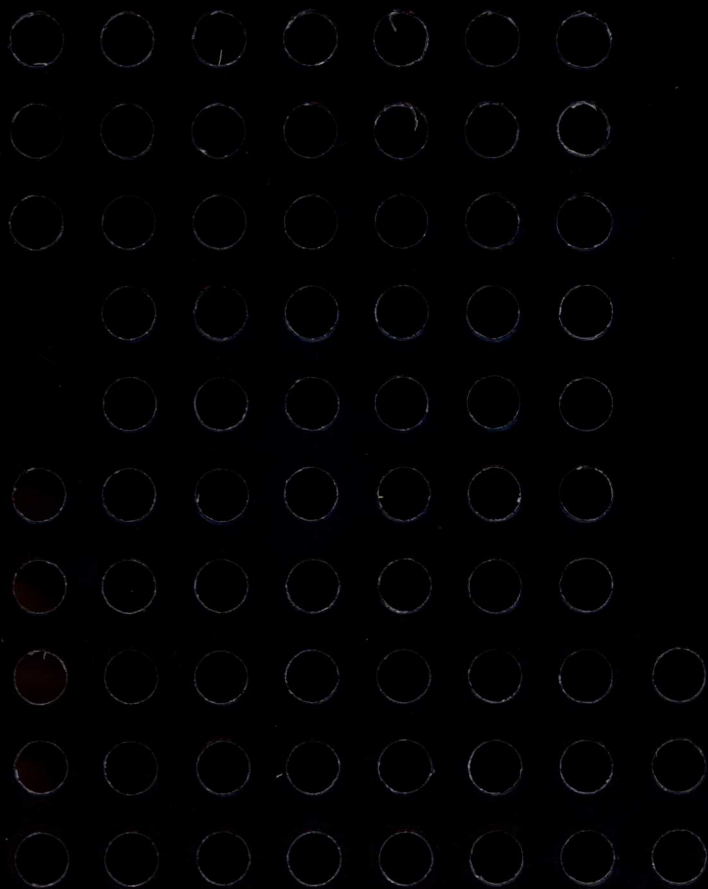
SARSBIRDS
SARSBIRDS
SARSBIRDS
SARSBIRDS
SARSBIRDS

SARSBIRDS
SARSBIRDS
SARSBIRDS
SARSBIRDS
SARSBIRDS

非

张尔客 著

鸟



(京) 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非鸟/张尔客著. 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3.9
(桃李 BOOK)

ISBN 7-02-004323-2

I. 非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77139 号

责任编辑: 王 干 脚 印

责任校对: 杨益民

责任印制: 周小滨

非 鸟

Fei Niao

张尔客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10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.75 插页 3

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7-02-004323-2/I·3285

定价 18.80 元

21

两个月后,肖桦又住院了,住进了市立第一精神病院。

2003年6月1日—7月1日初稿

7月20日改定于南京碧瑰园



某公司副老总肖桦出差去疫区，签了一大笔合同也会了情人，回来公务繁忙，谈判，出席各种社交场合，事业蒸蒸日上，然而他忽然成了这个城市的第一例非典疑似患者。高度警觉又脆弱的城市一下陷入恐慌之中：官场震动，情人移情，夫妻反目。道德观、价值观在隔离中接受磨砺；死亡、伤痛、背弃、绝望成为这一时期的人性主题。



张尔客，六十年代出生，
江苏省徐州人，江苏省作家
协会会员。出版过诗集，长
篇小说。现为江苏省某国有
企业集团负责人。

装帧设计：云香

非鸟





张尔客

引子：结局或开始

从昨天开始，命运在肖桦面前转了一下身，一切就变了样。一夜之间，肖桦名声大噪。——他是本市第一例非典型肺炎疑似患者。他成了 SARS 病毒的代名词。由此城市进入了真实面对“非典”的时刻。而过去的日子就像轻轻说出的一句谎话。

那个躲藏在时间的森林里向人类射击的恐怖分子，中伤过肖桦之后，偷偷地笑着。现在他已经走进了人群之中，向我们打招呼问好。他的牙齿上有几粒黑色的斑点，就像我们渐渐熟悉了的一个新邻居。

与此同时，风流倜傥、到处留情者黄浦因为走错了楼梯，与一个女子邂逅。第二天该楼因出了第一例“非典”疑似患者被隔离，纯然轻松的一夜激情演变成十四天的日常厮守，两个人应该如何度过？“非典”这个后现代的新式工具，让重获自由的黄浦君宛若经历过一次炼狱之行，他的脑袋及其胯下的世界已经空空荡荡。

博士侯三石是个幸运的人,他居然在风月场上找到了“非典”时期的爱情。

张明推开窗子,看到过山间的树和鸟,他最终会发现自己活在别人的影子里。

——这些男人!

上 部

约 会

1

肖桦坐在飞机上，脸朝向窗外。云彩离得太近反而不真实，谎言重复多遍会让耳朵相信，诺言相反，说多了则是另一种欺骗，比原始的欺骗更拙劣。天空中的波浪，比海上的辉煌，比地上的热烈，反而像有人刻意而为做作的摹仿。这时候去想象一群鱼，是正常的，这时候想象一棵树，就觉得对不起天空。一切都在流动，一切都在歌唱。机舱里脚下的震动仿佛随应着云海之波，邻座女人的鼾声让肖桦想到感性及放松。鼾声不重，且有颤音，像某一时刻的喃喃之声，也是有着诱人的节拍，让你觉得必须去为这女人做些什么。

肖桦圆满完成了广州之旅，在广交会之前将所有的事情都办妥了。签了五千万美元的出口合同，见了已经几个月未曾谋面的女友。谈判紧张而热烈，而结果却出乎意料的轻松。

工作、酒和性如此完美地结合，床上的生活和床下的生活都充满成功的喜悦。

座椅前排，随从之一涎着口水酣睡，之二木着眼看空气，之三的头顶像脱了毛的母鸡屁股。每次出差肖桦都让下属坐前排，他说过的，宁可吃下属们的屁，也不能让他们随心所欲地观察你。

肖桦是个年轻有为的人，他觉得自己既然要做的事情，就要做好，就能做得比别人好，而且未必一如别人那样地去做。

小时候在山村里放羊，别人赶着羊往山沟子里走，那里水多草茂，他却赶着羊上山顶。

大人们讲，山上有狼！

肖桦摸摸腰间，接应：我有枪。

大人说，你那是木头枪呀！

管它呢？我还有水枪呢。——小家伙从开裆裤里拿出小便的玩艺儿，阳光下像趴在豆叶上倔强的小豆虫。

大人就逗他，你那么小的鸡鸡能吃掉一条狼呀？

肖桦不屑于再答，赶着羊往山冈上跑。等跑了很长一段路，他回过头，对着已经看不清楚的大人们，对着虚弱的空气，对着他已经踩在脚下的小山村，拼足了劲，喊——我这就去找狼!!!

好像狼已经与他达成了默契，各不相扰。虽然他喊叫着去找狼，一副大义凛然的气概，但从心底里说，他不想见到他说要去找的对象。肖桦从来不是一个鲁莽行事的人：从小时候放羊到现在的商场和官场，他需要的只是一种气势，那种能托举着自己上升的气势，那种能使对方气馁或者钦佩的气

势。基本上说,他做到了。

进入城市之后,肖桦感到永远不能适应这里的空气,然而那种充满杀机的氛围却适合他的性格。在城市这个自然界的晚生代中,山里的人和平原的人,构成城市人群的主体。肖桦曾经对这两类人有意进行过比较。他选了自己作为山里人的样本,而以他的同僚,一个竞争者张明作为平原人的样本。他们曾经多年坐在一间办公室里,度过了互相砥砺共同御敌的激情岁月。现在两人各据了一套办公室,从底层走向了决策者的位置,虽然仅隔着一条窄窄的走廊,却宛如一道无垠的银河,内心有种天各一方的感觉。开始时总是张明占有优势,他总是率先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一切。肖桦慢上一拍,并不心急,每每这个时刻他显得比过去更真诚,更放松。相反张明却有些凡事紧张,他得到的东西好像是别人施与的,好像自己在路上捡到的,好像乘人不备偷来的。而肖桦不,他感到一切所得都是他理所当然得到的东西,一切未所得也将会是他必须得到的东西,仅只是时间早迟而已。在蓝天白云高山流水之间放牧羊群,使人心神宽旷,意趣高远,而羊吃不饱肚皮是决然不会下山的,其中的况味非山里牧羊的孩子便不能深悟。而且你在深山之中,总是看到更高的山,更远的山,所以那种向上的跋涉与攀登,除了腿上的功夫,更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耐心。童年的经历就像贴在身上的一层皮,你揭不开它,无法剥离,你要随身携带终生。

“当别人嘲笑你的时候你已经成功了一半,当别人攻击你的时候你已经成功了四分之三,当别人恭维你的时候你已经成功了,但却站在了失败的边缘,如果你没有新的目标的话。”

肖桦不止一次对着镜子中的自己说话。

他喜欢照镜子，在镜子里观察自己。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激情地讲话。这是一种自我鼓励的好形式，没有几个男人知道这一点。女人照镜子是为了自娱进而娱人，太有功利性。男人很纯粹，他们照镜子时就是为了校正自己，如果没有显示出必要的信心，一天的日子就像被踩在脚下的影子。喜欢看镜中自己的男人从不在乎自己的影子，影子本来就是地面上的尘埃，是交给别人的东西。肖桦现在将目光收拢来，不看天空的云，也不看那个女人，他将高空的云彩贴在机舱的玻璃上，这样看着模糊的自己。

天上的镜子里山里人肖桦的脸依然刚毅有力，目光炯炯，神采飞扬，平原人张明的面部圆润细腻，目光里总有一丝游移，显得不坚定。肖桦充满自信地抿一抿嘴唇，他知道他的唇可以吻化钢板与石头，同样地，不知吻化了多少个女人。

久未使用的情人像窖在地下的老酒，不由得你不酩酊大醉，而醉眼朦胧的感觉却使他一次次地勃起，喷射，好像关闭了太久的水箱打开了龙头，肖桦的精液快要淹死那个女人了。

她气喘吁吁地告饶，香汗将床单浸湿了。她的头发散落在水里，像缠绕着鱼群的海藻。她的身体像小时候在山坡上堆起的一片洁白的雪，肖桦兴奋得狗一样撒欢。于是有更多的水从她的体内流出来。泉水会从山林的夹缝间溢出，飘带一样地悬在半空，还没有到了山下，就神秘地消失了。那时候我们引颈瞻望，觉得不可思议，觉得一定有化外之力。收获者的手总是不停顿的，他在每一个部位留下指纹，并且插上纪念性的旗帜。他的嘴唇能读懂所有肉体最隐蔽的文字。

她办了一个公司。“每年只能挣二百万利润。”肖桦严肃地要求她。她乖巧地点着头。肖桦很满意,这个女人不是贪婪成性的人。肖桦不喜欢那些伸手要钱的女人,至今他没有嫖娼的历史。他为此自豪。他鄙视那些见到漂亮女人目光发直的男人。他会尽情地嘲笑他们,然后丢给他们一叠钱,就像丢给狗一块骨头,然后他会走开,不管他们的事,有时候就回家去看会儿书。

女人的乖巧还有一个表现,她将她的表妹介绍给他——就是现在坐在他身边的赵米。那时候肖桦只是轻描淡写地望了赵米一眼,像行路的人随意地望了一下路旁的垃圾。

机场上正在突击安装红外线测温仪,肖桦在施工的地方站了站,有意将身体往里靠,那个站在梯子上正在测试仪器的小伙子装着机器人的声音对他喊:体温正常——下一个。肖桦爽朗地笑了笑,富有磁性,整一下仪容,从容而行。下属们拎着行李,跟在他身后。一旁的赵米咧嘴,莞尔一笑,百媚顿生。肖桦明白其中的含意,但不为所动,他在下属们面前是个正派严肃的人。

肖桦让下属安排赵米去宾馆，自己径直到办公室坐下来。他喜欢将办公室搞得乱糟糟的，像作战指挥部，这与他在外面一丝不苟的装饰恰成对比。由于十多天未到办公室，公勤员将一切整理得井井有条，这让肖桦有走错了房间的感觉。由于来得晚了些，职工们都下班了，更使他觉得像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。秘书倒好了茶水，退出去。肖桦坐在了三人沙发上。这张沙发一般是客人坐的地方，他会客时有自己的固定位置：对面左边的单人沙发。或是由于一种潜意识，他正在以局外人的视角观察他工作的环境。他知道现在许多人都在注意着他，集团总经理老赵的病重，使他的分量越来越重。自从组织上宣布他任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以来，虽然有了比过去那种分管副总没有的总揽全局的感觉，可无论老赵上班与否，肖桦总感到天上多了片云彩，就像得宠的妃子与皇后的关系那样。

电话铃响了，是随从之一打来的，他告诉赵米的房间已经安排好了。

肖桦打个哈哈：“就让她自己吃饭或者你——陪她吃吧。”

下属说：“现在住宾馆查得紧了，广州来的人还要专门登记量体温。”

肖桦就笑笑：“防患于未然吧。”挂了电话，顺手往家里拨了个电话。

有些日子可以放在手掌里好好地欣赏，放在嘴里品尝。李春芽觉得自己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。

她在厨房里忙活着，听到电话响，就喊女儿：“小丫，去接电话，可能是你爸打来的。”

小丫在自己房间里不吱声，再喊，就不耐烦地说：“我正在做作业呢。”

李春芽摇摇头，开了厨房的门，用围裙擦着手，急急走到客厅。手刚抓到话筒，铃声却停了。李春芽想这爷俩，一个比一个惹人气，看看来电显示，便往回拨。忙音。可能又往回打呢？这样想着，就坐到沙发上，眼睛看着电话。电话却像蹲在路边的哑巴，电量显示的红灯眨巴眨巴的，几乎闪人的眼。李春芽按了一下重拨键，还是忙音。“这个人，成天忙来忙去，出差回来也不直接回家。”李春芽自言自语着，又到了厨房里。

与肖桦度过的十几个春秋，像镀了金子的糖果，李春芽总是为此感到幸运。父亲住在肖桦孝敬的房子里，为过去对于他的言行屡屡地反省。

那个山里的孩子一脸严肃地向她求爱，一股野性与鲁莽的风吹过来，让她打了个踉跄。在教室的门口她红着脸，听着他刺刀一样尖锐的话，她的心好像裂了一个口子——细嫩的花儿一样地绽着，痛着，快乐着，有时候痛苦来自于幸福，又几